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

六十至
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

六

宋王稱撰

列傳四十一

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嵐州團練推

官再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

兵欲從龍者從易捕其首斬之及緜漢相繼陷而均移

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

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於此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

軍遷太常博士與脩歷代君臣事迹遷監察御史歷殿
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舉送宰相冠準素
惡之出知吉州後為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
志廬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徙
知江陵府又知慶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與楊大雅
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王欽若素善從易常謂人曰吾
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見

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為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侃後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為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舉進士真宗時召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久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

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殿脩撰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叅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脩起居注丁謂執政

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晉絳二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舉進士為鳳翔觀察推官知臨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為定王府記室叅軍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

創物大智聞天下常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欽器以
獻又作蓮花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
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學柳開見其所為文
而器之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舉進士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州稍遷太常丞脩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
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令朝廷政令

不專出上而後宮外戚恩澤日益蕃滋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以夷狄間多內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為即誅之太暴非聖人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為有名矣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抵死者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得自死偃以為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以

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月日之限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為令嘗與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

號慟而歸後舉進士為永寧簿盛度守光州池為光山
令大內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
產轉市隣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為諸邑先
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羣牧判
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
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
所沮乃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
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耆進池獨耆退何也加直史館

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皇恐池曰長
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
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為文約不敢復督士卒而
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
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
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
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摺撫其事條
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

而從革之姍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五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而利

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使契丹其主酌以大卮曰天寒
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
生事且開敵釁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為黑水所
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恐其益慢中國
故荅以此言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
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內銓出知許州
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
率諫官御史伏閣請對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呂夷簡曰

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為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秦州徙徐州兗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為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為道輔為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儼郭贄舊宅宅近太廟而言者為出入傳呼則神不寧詔令徙宅道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既以士元事罷憤惋

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宗翰
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
敕薦士皆以宗翰應詔嘗為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
提點刑獄知蘄密陝揚洪兗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
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
州至有以爵為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為言詔改行
聖公南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給廟學

田萬畝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於家庭而少連生舉服勤詞學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仍出其右當章獻皇后臨朝為御史臺推直官上疏論戚里恩濫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為通判天雄軍召入為殿中侍御史郭皇后廢少連與諫臺官伏閣不得對孔道輔范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

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
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不得不
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
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
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
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
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
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

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蓋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

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
瀝肝膽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氛祲蒙翳之累易曰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
邦若然則修化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去年十二月二
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
妃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失無不驚歎且皇后有罪
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
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

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
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聖
躬故脩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
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
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在別館
為妃乎為后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事陛下一紀
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宸聽而臣下循默無敢為
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豈虛言哉蓋臣

職有曠尔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
念之内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
以希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内援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
綱紀綱一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
也陛下凡舉事為萬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
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願詔皇
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
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

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
亂未測於將來惟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
賢院出為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
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
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
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仁宗甚歎惜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

嘗知臨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
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
陛下宜責躬脩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
以畏天譴也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
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為江東轉
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
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拔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
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為

郡者聽民自占既而多為豪右所不便水利浸耗堂條
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為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
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
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
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以教諸生士人
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禮部侍郎致
仕卒年七十五堂為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
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者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
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闕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
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
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
還家用冠準薦復召試為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
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
卒既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為孝感其後脩注闕中書
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

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用已過分矣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產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為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為文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為兗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宗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

盜鐵禁者師民曰鄆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疎
野其為文章清麗繁縟而又詳練故事為士大夫所稱
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博覽善記事父孝
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
用大臣薦為祕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
偽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

謝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剡奏得減死賓王慊之因
訟彥若不詣郡坐謫監單州酒稅踰年還館稍遷知宗
正丞宗廟薦新中秋用菱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
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
獻除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書舍人
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彥若奏曰臣迹雖孤而
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祕書監
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擢禮部尚書
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為實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紹
聖初以彥若與脩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
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一

宋王稱撰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亢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亢因言敵主孱而歲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爾決不敢動元昊反為涇原鄜延路兵馬

鈴轄徙并代都鈴轄是時夏人已破豐州圍府州方解
去屯琉璃堡縱遊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亢至命開
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鬪志乃募役
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
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效死亢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
破之明年亢禁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
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人易之亢更其兩軍旗幟夏人
果出爭亟趨萬勝而先犯之遂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

踰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
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以安河
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
進使為并州副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
河東招討使亢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時諸砦
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復知瀛州亢言城
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關為緩急備夏竦為帥惡其不
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亢議時契丹遣汎使僥求

諸事公邊皆警每遣謀者厚以金帛無吝惜亢閑處便
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弟子行
首曰所白幾事也亢為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
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
耳公復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
女甚姝麗為敵騎掠去今幸於敵主日夜居帳中時相
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公善結之敵中情偽如指掌也
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壻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

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悉從之自是敵中動靜必告時
邊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費不貲唯高陽獨否徙知渭州
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亢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
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
會境上降曹州鈐轄改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
禦使為徐州總管卒年六十三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
宴搞過侈雖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
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仁宗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蔭為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為守蒙正章獻后嫺家也所為不法嘗私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蔭為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徙亡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為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澗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換內

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
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
一番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為廊延路兵馬
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
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
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可
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此公乃不
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校之

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辭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内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撫養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川之間有古細賈城范仲淹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

其不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間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竄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

衛使嵩齋書遺以棗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
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
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
上元昊鎖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
垂斑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
箔中有人出詰責嵩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
且言曰始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

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囚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將行因欲并間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剛浪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襲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剛浪凌無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為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

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衆
乃知世衡用為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
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
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
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詰
諤誼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詒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
不事科舉父世衡欲乞蔭
補官詒辭以推諸弟杜門
讀書時稱小隱君世衡卒
詒上其父反間羌酋之功
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
以詒為天興尉神宗即位
以太子中允簽書慶州判
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
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
州羌人犯塞詒禦之遂城
熙寧砦於鎮戎之北又破
羌人於折薑會以功遷左
藏庫副使為兵馬鈐轄元
豐中王師西伐詒知鎮戎
軍熙河旋師兵十萬道境
上須芻糧僚佐以

他路為言詒曰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閣門使知郕
州告老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詒為人明達樂善
宗族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興兵繫獄詒乞納官贖罪
世衡嘗以汝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既顯達復
歸其田詒固辭不受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為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
博士以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郕延路都監
知青澗城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鬼名山來報

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間道通蠟書於冤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冤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戶萬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請因而留之乃以為綏德城韓絳宣撫

陝西召諤與計事除廊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為鈴轄折繼世首議修囉兀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禁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覃州又移華州閱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璫將鬼章聚兵于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為七軍諤將左軍自

岷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廊延路副都總管諤上言秉常為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臂而來耳神宗壯之乃以諤為廊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諤節制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衆來援諤大敗

之捷書聞神宗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諤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詔班師乃還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言賊巢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興靈將無所恃以為食河南之地可不戰自屈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舜舉至廊延計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亘袤千

里沃壤寶稼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折董會以盡橫山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居守延州言者

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興靈而迂路
出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諤本意身任統帥謂
成功在已而為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
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
七諤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磔之敵亦畏其敢戰
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討西夏皆諤始謀
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為將亦有聲以功遷至皇城使
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

久賊益兵朴戰沒

誼字壽翁，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略通其意。熙寧初，兄詒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誼為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復洮岷，疊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誼率兵討平之。遷內殿崇班。久之，為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誼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青唐遣鬼章候誼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誼習知山川，因語之曰：「爾跳梁涇蹄，」

間謂我不知爾國遠近耶命趣便道鬼章慙怒以兵脅之誼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為熙河邊患遂合從為寇誼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遷西上閣門使徙知廓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島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廊延人謂得誼勝彊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郭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

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
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閤門使明年進保
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誼蒞軍嚴肅
令一下雖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為
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所至興學禮儒士所得任子恩
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
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

食愛護元氣使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
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繼世為將號有智識所
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
能盡知之哉

劉滬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
六子渙滬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
州倉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
乃慨然上書請太后還政章獻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

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渙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閣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為通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邊加直史館元昊納款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部郎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冀州為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憲州防禦使累加鎮寧軍留後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為銳於進取及致仕久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渥頗知書傳深

沉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閤門祇候嘗為瓦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滬密使說其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戢行邊滬遂召鐸厮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為屬戶戢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氏情

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氏兵數萬其酋請服
因盡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戢以牙兵遣著
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罷役不從益增
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戢
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
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又
以為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洛居
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東都事略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二

宋王稱撰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為懷州防禦使
補德用為牙內都指揮使超率兵六萬伐李繼遷出綏
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為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
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
卻乃領眾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

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
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
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仁宗即位改
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興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
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
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干吾軍執不與
章獻固欲與之德用固不與章獻崩有司請衛士坐甲
者德用以為故事無有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明道

二年拜簽書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既貶黜士皆為之懼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

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
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甚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
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
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迓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
仁政所及邪德用曰明天子在上豐年乃其常爾時契
丹來求關南故地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愚
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
勝大願仁宗不許德用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

昭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
判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為會靈觀使已而
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鎮集慶封異國公以太子太師致
仕復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
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
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
富公為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矢五十嘉祐

元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贊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贊幼孤真宗在襄邸憐之及即位授右侍禁遷供奉官真宗幸大名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贊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卒與敵遇援兵不至而死真宗因恤其家守贊事真宗官

至保信軍留後仁宗即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
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鎮鎮東保大定國鎮海召拜同知
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內侍黃德和誣告平等降賊
守贊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為質既而德和果以辨
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換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安
撫招討使守贊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
鄜州朝廷以其子隨為招討副使而以守贊知樞密院
事隨道卒守贊丐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

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
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總管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
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
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間爾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
感泣而去守贊位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
中府為陝西公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或勸須疾愈乃
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陝州而卒年四十

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僖女授供奉官稍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明年為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澶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

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黃仁宗謂
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
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性驕侈狡
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
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
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
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為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

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為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爾為御史所

彈不得善罷仁宗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
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
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共為
表謝翰林學士歐陽脩以為慢朝廷詔以脩章示懷德
懷德雖悚息謝罪而終不復進表仁宗亦不加責也卒
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為農青年十六時其
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

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
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
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
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為騎馬小底後隸拱
聖軍選為散直元昊叛擇衛士徙邊以青為延州指使
青勇於臨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
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略宥州屠
唃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枚族帳二千二百

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路總管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敵人平原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鄙休兵入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儂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為交趾

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為特
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
天國號仁惠皇帝稱其母阿儂為皇太后建元啓歷阿
儂凶悍有謀者小兒肉間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
邕攻橫貴襲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
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仁宗
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
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

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

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繒金龍者衆謂為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邕州諜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一弟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為大理國所殺故悉封戮都

市青還朝復為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謚曰武襄青為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懷知已常周恤其家熙寧元年神宗思青勲烈自為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盖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虜為

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為名將矣

張孜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以宦者事真宗孜以父任為三班奉職仁宗為皇太子以孜給事春坊轉殿直仁宗即位為閣門祇候累遷供備庫副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昱之奏罷曷貝驍捷軍士上關銀篋錢事下孜議孜言此乃界河策先鋒者緩急以為先登不可絕其常賜朝廷亦以為然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

州雲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以反慶歷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朝廷以富弼使北而攷副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亂矣攷獨策馬從數卒往喻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召還或叩攷馬

首為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既明
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移知
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集慶又坐販易公使
而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
惠

郭達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達少以父任
為殿侍隸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倜儻有氣節遷右侍禁
為真定府監押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

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為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達達故與臻同侍仲淹徑至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曰願君登城相見達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達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剄衆遂降以功遷閣門祇候知鎮武軍秦鳳路通古渭州達受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吳奎使契丹會其主受尊號達與奎入觀使還黜為汾州都監五谿蠻彭仕義叛以達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

州遷禮賓使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知廣信軍遷
六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
前都虞候出為涇原路副都總管遂拜同僉書樞密院
事未幾以僉書出為陝西宣撫使神宗即位遷靜難軍
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帥延州時种
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鄆州朝廷以諤擅興生
事欲棄之達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諒祚死夏人
來請綏州達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達使人

諭之即遁去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達遣將破之
于金湯韓絳宣撫陝西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達曰諤狂
生也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
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達沮軍召還朝慶州兵亂關中騷
然乃命達知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乃安徙知秦
州王韶開熙河達按其不法遂徙知渭州朝廷遣蔡確
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
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達討之神宗問所以平

交趾者達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遂復邕州
師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
降而達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達逗遛
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涼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
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
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顓盡其家貲以置書至
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父逢
吉為光祿寺丞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
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
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

庸以為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見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轉運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議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初劉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宜以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因上備邊十策遷承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

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假宜如故且無使外夷窺朝廷
淺深仁宗從之為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
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二
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
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
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
急如此則國馬蕃矣久之遷端明殿學士仁宗問用人
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

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
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
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
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上前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
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
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
上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議
者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

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仁宗出歌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邁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二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辨
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
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
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
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
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詔諸
儒裁定乃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
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

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
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
昊反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議絕和
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
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
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
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
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敢妄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
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
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元昊亦歸
過自新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
不用育言而虛獎中國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遷起居
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歷五年拜右諫議
大夫樞密副使數月除參知政事章懿皇后升祔真宗
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

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
愛之臣以為憂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
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
賈昌朝數爭議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育
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
臣職不敢爭乃復為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
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
學士徙知河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

將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分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知陝州加拜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邊種落數侵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

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充

充字冲卿舉進士嘗為國子監直講兼吳王宮教授他官與宗室狎習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為宗室六歲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分寫遍賜皇族英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脩判流內銓胡宿之子宗堯改

官有言其私者乃出脩知同州充上疏言脩以忠直結
陛下之知若以為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脩復留充
亦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臣意欲隆其禮王洙判
太常寺禮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充即移開
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置會溫成神主祔新廟以
楊察攝太尉充獻官趙抃與充監禮仁宗又遣內臣臨
視祭事內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親享太廟則
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溫成廟而

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
色曰日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
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觀望不治
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還為開封府推官
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
召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
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
州朱征逃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朱征授以官爵令自

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
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
政事非是充為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
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
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
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為堂後
吏所駁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

識求救詔御史臺勅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
屬繫考鈎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為同列所危
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
明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卒年六
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宗秀澈詞氣溫厚內
行修飭事兄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神宗
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
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

待制安詩子儲侔官皆至員外郎始張懷素以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為福當似姚興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關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星變謀與侔起事為人所告懷素儲侔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舉進士為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為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為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歲歉

民無積蓄盜賊間發鎬為平其物價募民為兵人賴以
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轉運使
敵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
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
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彊弩奏為清邊軍最驍勇其後陝
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
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
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

府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為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
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遷端明殿學
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
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
有體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
居焉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
縣商河多圭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弃而

不耕人以為清入為監察御史裏行再遷知諫院時范仲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斥歐陽脩移書責若訥為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後臣不敢妄有營救歐陽脩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

賢人者國家所以為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
臣愚以謂仲淹以狂言取譴豈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
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於
惑衆脩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為士君子所耻至謂為
不肖加直史館為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三公坐
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刺豈能盡萬機之事宜賜從容
如唐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
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吳育數爭

事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公議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者多欲招降獨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今釋不討且啟亂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使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苦學善記於申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鑒書雖國鑒無以過也然

拘古方治疾多不效皇祐間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
久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
十五鍾上之有集二十卷

臣稱曰烏虜士之舉指云為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為
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無罪而繳進脩書
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躡取政柄遂為清議所薄方仁宗
之世求賢如不及若訥既有位於朝榮名厚祿何患不
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

矣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叛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四

宋王稱撰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賓客絳以父任為校書郎舉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為祕閣校理上疏謂有宋當以土德王天下下兩制議兩制以為太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遵五行之序事遂寢仁宗即位絳建議請以真宗配感生帝而翰林學士李維又以為不可尋

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水旱蝗生河決絳上疏引洪
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以為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
塞時變惟是號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天心故水未復
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陛下也夫風雨寒暑之於
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
近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今
陛下朝夕左右以佞幸而進為陛下言者刺民而取利
則甘御下而惜恩則悅諛言似忠而害於理忠言似逆

而便於政然而為國以恩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免三公示戒懼也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贊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何為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詔深自引咎許士大夫極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納之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直集賢院以父年高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

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
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刺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又
益以內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有
不時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
繇此選也往者延燔簡編略盡詔訪舊本定正疑文有
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攷校之便直舍卑
喧大官衛尉供應滋削陛下未嘗迺翠華降玉趾寂寥
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為慕道不篤於

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
弊甚為聖朝惜也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為開封府
判官又為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
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於必行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內降
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
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得知鄧州卒年四十六
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宜州推官稍遷

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入等遷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為
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
雷下詔求直言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
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陛下既祇
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與修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
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之道有位有背
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此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
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人守邊防擁重兵有

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强悍而自恣驕傲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惠生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扼其隙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

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人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材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感恩自厲此

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巨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

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既又陳八事仁宗嘉納之除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紳舉馬端為御史諫官歐陽脩論紳所舉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楊州父喪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急於進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暨者誤用藥猶力疾杖之已而卒年四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為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還為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

知秀州入為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
同修起居注進直史館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曰天以
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至尊臣
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丙辰地震此大異也
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此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
者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
朝政者將二年矣願陛下深自咎責明詔郡國詳延忠
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監而善應來集也出為兩浙

轉運副使疏太湖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
除知制誥方陟西用兵急於經費仁宗自擢清臣為龍
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
簿帳之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廚凡所呼索有司不
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宰相呂夷簡不悅清臣
以宋庠鄭戩與清臣同年指為黨出知江寧府入為翰
林學士以父喪免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為宰相陳執
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

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糴賈昌朝
固爭而罷復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
諫議大夫清臣為人爽邁遇事敢言數言天下事皆當
世可施行者有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
宿州召試學士院改著作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
同修起居注出為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擢
姦伏一路悚栗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

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為放軼以襲唐體者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誕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晏殊為宰相察以子堦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詔舉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去坐細故皆所不取恐英傑之士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郯論事不得實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若反被責問非所

以為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出知信州改揚州除翰林
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進禮部侍
郎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戶部侍郎兼三
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十
六贈禮部尚書謚曰宣懿察七歲始能言為文敏瞻典
內外制有體要吏術簡而中理有文集二十卷弟寘舉
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年三十一
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為芮城河陽二縣僉書孟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是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

直得復知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博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戶曹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與俱貶貶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琦

降知秦州洙亦徙通判濠州久之琦奏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令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

數年而為丘墟矣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國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敵叛命四年並邊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雖樂聞過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臣所感忿於邑而不已何者以今命令數更思

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陛下所行爾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紕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

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
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
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
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
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
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撓之而欲
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
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

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蓄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當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悅服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

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
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
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
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
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鄭戩為陝西帥遣劉滄董士廉城
水洛洙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滄等督役如故洙
屢召滄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

吏戡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洙命御史劉湜就鞠
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貸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
酒稅得疾無鑿藥昇至南陽求鑿疾革隱几而坐與賓
客言不及其私遂卒年四十七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
尤深於春秋為文章簡而有法自西兵起洙未嘗不在
兵間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利害又欲訓土兵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
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有文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舉進士常從杜衍辟永興
軍司錄行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
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動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
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仁宗好
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
也其餘皆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脩媛寵

恣市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甫平生所善者也又言參知政事陳執中

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仁宗難之甫遂求解職以右司
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
多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
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
知陝州徙晉州為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留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
議大夫甫性勁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
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云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學舉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知中牟縣民賦役重而富人隸太常為樂工者六十餘人揚休皆罷之為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為開封府推官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之臣皆得侍坐通英閣揚休奏史官當立上之左右與聞聖言不可坐仁宗從其言遷刑部員外

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仁宗誤書名揚休言此奉宗
廟之禮而有司承誤不以聞仁宗曰溫成之廟豈可書
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即命改焉揚休又
奏乞增諫官七員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以尊儒術命
御史出使以防壅塞擇郡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
豐財用皆有益於國者卒年六十三揚休喜閑放平居
養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
非所長云

東都事略卷六十四